

园 书

The Garden Book

[澳] 布赖恩·卡斯特罗 著

Brian Castro

马丽莉 白文革 译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园 书

The Garden Book

[澳] 布赖恩·卡斯特罗 著

马丽莉 白文革 译

 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园书 / (澳) 布赖恩·卡斯特罗著; 马丽莉, 白文革译著. —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17.2

ISBN 978-7-5511-3790-4

I. ①园… II. ①布… ②马… ③白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澳大利亚—现代 IV. ①I6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027643号

冀图登字: 03-2018-022

书 名: 园 书

著 者: [澳] 布赖恩·卡斯特罗

译 者: 马丽莉 白文革

责任编辑: 梁东方 韩 松

责任校对: 林艳辉

美术编辑: 胡彤亮

装帧设计: 陈 淼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1/29/31/32/26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印 张: 8.625

字 数: 180千字

版 次: 2018年6月第1版

2018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3790-4

定 价: 28.0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文学的生命在于翻译

——谈《园书》中的跨文化翻译

王光林

贺双卿是中国18世纪出现的一位女诗人，但知晓或者阅读过她的诗歌的读者大概不会很多。作为一个被边缘化了的诗人，学界对于她是否存在都还产生疑虑，因为记载她的生平和诗歌的主要是清朝雍正、乾隆年间江苏丹阳人史震林的《西青散记》。根据《西青散记》里的记载，贺双卿出生在江苏绡山一户农民家庭，“双卿者，绡山女子也，世农家。双卿生有夙愿，闻书声，即喜笑。十余岁习女红，异巧。其舅为塾师，邻其室，听之，悉暗记。以女红易诗词诵习之。学小楷，点画端妍，能于一桂叶写《心经》。……嫁村夫，贫陋颇极，舅姑又劳苦之，不相恤。”学者杜芳琴经过大量考证研究，写出《痛菊奈何霜：双卿传》，确认贺双卿的存在。与此同时，这个不知名的边缘诗人却引起了海外学者的关注，美国汉学家罗溥洛（Paul Ropp）出版了一本书，题为《女谪仙：寻找双卿，中国的农民女诗人》（*Banished Immortal: Searching for Shuangqing, China's Peasant Woman Poet*, Ann Arbor: University of Michigan

Press, 2001), 对双卿是否存在留有疑虑。汉学家艾尔希·乔伊 (Elsie Choy) 创作的《叶子的祈祷: 18世纪中国农妇贺双卿的生平和诗作》(*Leaves of Prayer: The Life and Poetry of He Shuangqing, a Farmwife in Eighteenth-Century China*, Hongkong: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, 2000) 则力证贺双卿的存在。耶鲁大学教授孙康宜和她的学生、芝加哥大学苏源熙教授主编的《中国历代女作家选集: 诗歌与评论》(*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: an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criticism*,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99) 则介绍选译了贺双卿的十几首诗歌。

这种真真假假、似有似无的争论对传统的真伪追求无疑形成了一种挑战。这种幽灵似的作家形象 (ghost writer) 使澳大利亚华裔作家布赖恩·卡斯特罗 (Brian Castro, 中文名高博文) 产生了浓厚兴趣, 成为他第八部小说《园书》(*The Garden Book*) 的主要源泉。

《园书》的背景是墨尔本的大丹农山, 这是卡斯特罗和其他作家喜欢退隐的地方。表面上看, 小说再现的就是一个简单的爱情故事, 而且是一个永恒的三角恋爱。主要人物有三个: 自学成才的达西·达蒙, 华裔乡村女教师贺双慧和美国飞行员贾斯帕·赞林。

小说以图书馆善本部管理员诺曼·史的开场白开始, 他希望他能够从记忆中寻找出女主人公贺双慧的生活。他感到这个寻找过程就像中国话里的“寻鬼”一样, 寻找的是不着边际的幽灵, 也可能是什么也找不到。此后, 诺曼的叙述和主人公达西·达蒙、贺双慧、贾斯帕等人的叙述交替进行, 叙述视角不断转换。从这缤纷的叙述中我们知道, 达蒙 (Darcy Damon, 谐

音“魔鬼”Demon)生活在墨尔本边上的大丹农山脉,继承了父亲的遗产,但生性浪漫,抽鸦片,玩女人,到过香港、福州和上海。后因强奸少女被判入狱,出狱后土地被当地政府没收,于是开始非法贩卖木柴,并在山边造了一座房子,每隔两三个星期他会下山去逛逛书店,购买些普鲁斯特之类的书籍,想追寻失去的时间。渐渐地他积累了一个小图书馆,里面收有鲍斯威尔的书、《戈雅作品全集》和中国18世纪女诗人贺双卿的诗歌。有一天,达西因骑车太快撞上大树,昏了过去,被一个中国女人救醒。从交谈中他得知这个女人名叫双(Swan),一个他觉得有点儿不同寻常的名字,因为英语的Swan有天鹅之意,同时这个名字又使他想到了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小说《追忆逝水年华》里的人物Swann。但是这个中国女人告诉他,她出生时的名字叫贺双慧,一个典型的中国名字。

后来达西得知贺双慧的父亲是墨尔本大学的拉丁文博士,这是第一个在澳大利亚取得拉丁文博士学位的中国人。他们家属于第三代华裔,她的祖父1852年就来到了墨尔本,但是直到贺双慧这一代也没有获得澳大利亚国籍,无法拥有自己的财产,也不好自由出入澳大利亚。他们的生活并不好,母亲去世后,父亲退隐到大丹农山边的森林公学里教书,但是由于经济危机,教书的工作也无法维系,最后父亲只好放弃教书,从古罗马作家恺撒、汉尼拔、埃涅阿斯、卡图鲁斯等名人作品中寻求慰藉,而贺双慧也辍学在家。她感到自己的身份支离破碎。后来,达西与贺双慧成婚,但是婚后他们发现彼此性情相去甚远。达西旧习不改,而贺双慧则充满了浪漫情怀,成天记日记、写诗歌,她的诗是用中文写的,而且是写在树叶

上，然后再夹到书里，这些都令达西看不懂，两人的感情日渐疏远。后来，贺双慧怀孕，生下了一个女儿，他们将她取名为彭妮（Penny），源自古希腊神话中的忠贞女子珀涅罗珀（Penelope），但是由于身体虚弱，而达西又成天不在家，缺乏照料，因此先天不足的孩子不幸夭折。对贺双慧而言，孩子就像是她写的诗歌，成了一片叶子，一个中国的意象符号。

后来，邻居尼科尔斯从达西处购买了20英亩的土地，并请来了美国设计师贾斯帕·A. 赞林，设计建造一个三层高的房子，有24个房间，里面有电影院、电梯，可以俯瞰周围的整片土地，一个人造湖，还有5英亩的兰花园。贾斯帕先后在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读书，获得过芝加哥大学的博士，有多种建筑设计问世，曾经到过法国。在抗日战争期间，他加入美军飞行员行列，到过中国，目睹了日军的暴行，后和中国飞行员一起抗击日军，并和宋美龄结识，宋美龄还送了他一架P-40飞机留作纪念。现在，他来到了墨尔本，结识了尼科尔斯和达西。后来他结识了贺双慧，感到了震撼。他们一起聊诗歌，谈波德莱尔和阿波利奈尔。贺双慧告诉贾斯帕，书可以正着读，也可以倒过来读，可以读出书中的隐喻，也可以在记忆中阅读，而混凝土是违反自然规律的。这一切都令贾斯帕感到惊奇。贾斯帕并没有来得及施展自己的抱负便遭了解雇，但是他与贺双慧的交流却日渐加深。由于贾斯帕在普林斯顿学习建筑学时还学习了中文，因此他可以阅读贺双慧的诗歌。事实上，贾斯帕在里昂还见过中国现代诗人戴望舒，而且还将他的一些诗歌翻译成了英文，因此，在他和贺双慧的交流中，他将自己和贺双慧之间的关系理解为诗人与译者之间的关系，他

设想自己和贺双慧一起周游欧洲大陆，在各种文学社团发表演讲。后来，贾斯帕带着他对贺双慧的情愫，带着贺双慧写的诗歌，离开了澳大利亚。

而与此同时，贺双慧和达西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出现好转。达西从爱书、藏书开始转向焚书，因为在达西的脑海里，他想烧掉的不仅是他的藏书，而是想将她的诗歌烧成灰烬。因为在他看来，书拯救不了人，书只会使人死亡。世界上的书太多了，就是因为书，他的生活一团糟糕，女儿死掉，他把所有的怨气都集中到了书上。贾斯帕则人在巴黎，和妻儿在一起，他希望能将贺双慧的诗歌翻译后在法国出版，因为他觉得法国人理解翻译，理解这种作者与译者之间的合作，而法国对世界文学的接受也是无与伦比的，再加上他与法国出版界还比较熟悉。他不停地给贺双慧写信，谈他对中国迷宫似的文化的欣赏。但是他的信都被达西撕成了碎片，因此到了贺双慧手里的时候她还得把它们再拼粘起来。贾斯帕告诉贺双慧，她开始跟出版商合作，推出他翻译的贺双慧诗选，书的封面是一个具有异国风味的中国女子，深陷在澳大利亚荒野，陷在孤独而没有爱情的婚姻之中，书的封底则是贾斯帕·A. 赞林。后来，他翻译的诗歌获得了切利尼翻译大奖。但与此同时，贺双慧的身体却日渐衰弱，她开始咯血，生活变得更加艰难，与外界的联系也非常稀少，过着十分孤寂的生活。而在巴黎，贾斯帕在文学界的名胜日渐显赫。1939年秋天，贾斯帕携带家人回到了波士顿，著名出版商普特南对他翻译的诗歌产生了兴趣，开始购买版权，在这一次新推出的版本上，贾斯帕的名字出现在书的上方，下面的小写则是“改编自华裔澳大利亚农妇贺双慧的诗

歌”。这一次的版本很有个性，既非忠实的翻译，也非完全的创造。但是有一点似乎比较明显，如果没有贾斯帕的翻译，那么就不会有贺双慧的生活，也不会出现她的最后诗章。

《园书》的主题十分丰富，可以多层解读。英文中的Garden可以指花园，也可以指伊甸园，更可以指跨文化之园，如《埃涅阿斯记》中的女先知西比尔也是通过在树叶上书写来进行预言的。小说一开始，叙述者诺曼·史（Norman Shih）讲他如何在“寻鬼”，“诺曼”谐音“无人”，希望通过碎片来找回过去。贺双（Swan Hay）对应着贺双卿，贾斯帕·赞林（Jasper Zenlin）对应着史震林。贺双卿的诗歌和生命是通过史震林的叙述和解读而得以生存的，同样，贺双慧的诗歌也是通过贾斯帕的翻译而得以延续的，而且，贺双卿的诗歌从语内翻译进展到了语际翻译，从中国走向了国际，而叙述者诺曼，作为故事的主要诠释者，最后发现自己竟是贾斯帕和贺双慧的儿子。

（作者为澳大利亚文学研究专家、翻译家、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）

创世之初的伊甸园

何处可见

自从上帝发出逐令

人类从此堕落深渊

沦为历史和时间的

永久囚犯

——W. H. 奥登《当下》

写信意味着在贪婪等待着的幽灵面前剥光自己。写下的吻到不了它们的目的地，而在中途既被幽灵们吮吸得一千二净。由于营养充足，它们超速繁殖。人类意识到幽灵的庞大并与之作战，尽可能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幽灵元素，创建自然的交流，获取灵魂的安宁，它发明了火车、汽车、飞机。但无济于事，这些发明显然诞生于一个崩溃的时刻。对手更镇静更强大；邮局之后，它又发明了电报、电话、X光片。幽灵不会饿死，人类却会消亡。

——弗兰兹·卡夫卡《写给密伦娜·洁森斯卡的信》

目 录

CONTENTS

引 子	维多利亚大丹农山	1
第一章	达西	8
第二章	双慧	69
第三章	贾思帕	138
第四章	史	211
第五章	回归	251

引子 维多利亚大丹农山

诺 曼

当你漫步在为纪念飞机失事而竖起的一堆堆石头纪念碑前的时候，有那么刹那，你会感到一丝毛骨悚然，中国人含糊其辞地称之为——冤鬼，“阴魂不散”，也有说是“寻找虚无”。那是一种很癫狂的事情。你当然不想就这样被烟熏死，葬身山旁。从望台到这里有一条小石路，地上是凌乱丢弃的威士忌波旁酒瓶和压扁的啤酒罐。再下面就是之前和再前燃烧留下的东西，一层压着一层。对于一个搜集法庭证据的人来说，每件东西都有极其严肃的意义。你眼前所看到的可能是一个人的生命垂死时的姿态。

一阵狂风袭来，拔地而起形成漩涡，吹得电线吱吱作响。桉树也随风沙沙作响。时而大风会将挺拔的桉树连根拔起，撼动着地面，随之空气中就会弥漫着桉树叶和肥土的味道。它们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倒下，树根扎在柔软的火山土壤中，粗壮的枝干与树叶在风中裹成一团，漫天旋转。每一个枝干都是达摩克利斯的利剑。你正在此开垦一片原本荒芜之地。现在果园和养老院纵横叠错山间，但是七十年前，巨大的火山灰一跃而起，达数百英尺，

在蜿蜒曲折的城市对面，凉爽、幽暗的森林形成一堵蓝色城墙。风驰电掣般扫过这里，将树皮撕裂，让人想起纵向射击的情景。在山脊路中有一块空地，到处都是人们清理汽车烟灰缸时留下的烟头堆。数不胜数的石冢是早已湮灭的焦虑，燃烧殆尽的情欲和烧焦之刻的恐惧。冰块状的破碎的挡风玻璃，两个注射器，七个用过的避孕套。你怀疑避孕套这样堆积组成一个特别的社会学和心理学体系。七本身就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数字。

我沿着可汗瓦罗布山长途跋涉，绕了整整一大圈，一边是一排林立的美 国梧桐树，另一边是长满蕨类植物的渠沟，沿途还经过了两个电视塔，顶端的发射器还发出吱吱的响声。铁丝网向外翘出，参差不齐的铁丝从水泥筑成的涵洞中伸出来以防止滑坡。两条罗特韦尔警犬假模假样地叫了几声，一条对我虎视眈眈，另一条在兀自睡觉。那条监视我的狗似吠非吠地叫着，搞不清我到底要走向哪里。我的方向很有迷惑性，痉挛的动作并不影响我走的路程。我的右胳膊疯狂地晃来晃去，而且以一种莫名其妙的角度。那种抽搐的痉挛足可以让人避退三舍。我每天走上二十英里丝毫不在话下，一点也不会疲惫。但是这没有什么好自吹的。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过活。正如俄国谚语所说：尽管狗群乱吠，旅行队照样前进。

看这儿，这些都是新长出来的。灌木丛每隔六十年更新换代。被烧掉了，又长出新的，然后再次被烧掉。但是，快仔细看，每隔一处，就有一个树桩。一些老的树干已经被火烧成空心了，但却依然活着，杏仁桉就在里面生长，把外壳当成它们的铜墙铁壁。这些半拉的树干看上去阴森森的：它们形成一个圈，直径有一百米。它们浑身长满了树瘤——老得快成精了。它们这种

不屈不挠的韧性代表了一种丑恶而旺盛的生命力，这点与我无二，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国家的性格，值得敬佩与颂扬。就像树一样，除了生存，我们不知其他。澳大利亚不是温柔之乡，这里充斥着众多的老人，与这个世界抗争，与自然环境抗争，也与自我抗争。

我东拐西绕，转来转去。那两条狗又在尖叫。电锯的拉扯声越过那条沟传来，像是呻吟。

从这里向远处眺望，可以看到墨尔本市，它就在海湾的彼岸，坐落在一层污染的微光中。市中心的商业区从烟雾中竖起，一片烟雾缭乱燃烧殆尽的绿洲，就像是石油燃过的科威特城。商业区内，高速公路像意大利空心面一样扭扭捏捏地穿过一片广漠的工业区、采石场、污水处理坝，却不知去向何方。在我身后，东北方向，层层叠叠的紫色山峦绵延至吉普斯兰。夏天的时候，孩子们爬上这个监视哨学习如何纵火。在冰冷的冬季，在黑压压的细雨纷飞的天气，他们闯入招待所。这是我出生长大的地方，是我的地盘，我既身处之中又置身其外。

多年以来，我在山的阴面租了一间透风露雨的小屋。每个周末冒着风霜雨雪，绕着这条小路找吃的和用的，树梢上银装素裹，像是花白的胡子。住在泉水边，夏天看着猫围追老鼠，看小蜥蜴在烂泥中游来游去，这有利于我身体的康复。但是有时候，我的身体不听话，会变得躁动难安。遇上好天，我就把书拿出来摊在外面晾晒，一行飘忽不定的乌鸦在书页上忽上忽下，从书页间啄食，我的思绪飘飞，就像捕食的云朵和诉说的影子，似乎在说，一切的行动都是慢性自杀。然后我会把这些秘密思绪抛之脑后。

向大山深处继续走下去，树皮在猛烈地敲打树干，声音巨大

难以想象。黑莓簇簇成群。一只小狐狸蹿出来穿过小径。这就是飞机失事的地方。人们称该飞机为“吉尔玛”。在土著语中，它的意思为“黎明”。我找了一块空地坐下，斜靠在一个断裂的岩石和碎水泥板上，水泥板是他们从电视塔基地扔掉的。热气开始上升，像炼钢一样，火焰喷发。二次爆炸灼热了整个山腰。尸体漫山遍野。烟雾腾腾，灼伤了喉咙和肺部。石堆纪念碑的牌子上写着在来自阿德莱德全日航的ANADC-2的午间航班中有十六人遇难。时间是1938年10月25日。我手中的飞机手册中言称，该飞机可以载乘十八人。所有的官方文件记录的都是十八人遇难。一定是有人弄错了，不然就是飞机上有两个空座位。我查看了那架飞机的载客名单和报纸。言称十六人遇难与言称十八人遇难的比例基本持平。这些跟我的调查没有直接关系。我只是在寻找两个失踪的人。

我顺原路返回到我停放卡车的地方。天色突然阴沉下来。空气异常紧张闷热，鸟儿不再鸣叫。路旁的房子都离路很远，但是如果仔细看，可以看到窗帘来回飘荡。我用方向盘上的特殊把手控制卡车，绕着弯曲的道路慢慢下山。有人在路边设置了小小的指示牌，上面写着“当心琴鸟”。在山脚附近的一所石头房子前，我停下车，拉上手刹，从车上下来，踩到了碎石上。我对这个工作最不满意的的地方就是要与人交谈。我不是特别擅长言谈。他们总认为我是一个包打听。我的那条胳膊一点也不给力，它本该消停会儿，却在那儿不停地乱摆乱指。我从不跟女人攀谈。大体上来说，她们见到我就冷淡地匆匆跑开，像遇到蝗虫一样。而那些老头总要试图弄明白我到底是参加了哪场大战……以及为谁而战。

老韦伯走出了房间。尽管我提前打电话进行了预约，但他也不会邀我进屋。他身穿园丁格子衬衫和一件破旧的剪短了的工装裤，腰间还扎着个皮腰带。我们两个站在露台上讨论着天气，枯燥而无聊。显而易见，他对我操当地人的口音倍感惊奇。之后就没有什么新鲜感了，不一会儿，确切地讲，一下子我们就没什么可聊的了。于是我们开始着手眼前的正事。他走进屋，转转悠悠。我可以从门上撕裂的铁丝网中看到，他出来时手中拿着一件东西，外面用油布包着，也许是把枪，从他拿着它的样子看很像是一把枪。

就是这个？我问道。

他回答说，对，就是这个。他把它放在一张澳松板桌上，上面都是星星点点的鸟粪和负鼠屎。解开油布，里面是一本旧的日记本，那种带有大理石斑彩色纹理封套的日记本。里面基本上空空白白的，间或在这里或那里有寥寥的几个字。家庭约会，戏票的日期。没什么大意思。日记本的边缘都烧焦了。至少是烧成了毛边，但经年以来，那烧过的部分已经像雪花一样飘走了，只剩下这个扇形的本子，纸页发黄，干干的很易脆裂，看上去就像是一堆薯片。我把它重新包上，我知道天气和光照对纸张有超强的杀伤力。面世之日就是毁灭之时。这里，我要再次强调：这个跟我目前调查的案件没有丝毫关联。

我把支票给了韦伯。他看了一眼然后又对着太阳照了照，笑得有点狡黠。人们一直不太信任支票，而此刻他突然意识到里面的幽默了。支票不太实用。他原本更想要现金。但是我对我说我是为图书馆和大学服务的，我们不用现金付款。为了这个买卖，他似乎也只能委曲求全。为安全起见，他记下了我卡车的牌号。